



大叔， 我们不约

/ 我要你像我爱你那样爱我，一直到我死。 / 
/ 我可以。 /

Dashu, Womenbuque

且安 著

QIE AN WORKS



继《东岑西舅》之后

史上最无赖的表白：大叔，你不喜欢我又怎样

八岁的年龄差，让他分分钟想逃离
没有无可奈何的绝望之恋，只有奋起直追的归国软妹



反扑“冷面大叔”



才是池安安最得意也是最难过的事

花火全体编辑抱头推荐：

**结局是合
普大喜奔**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大叔，
我
们
不约

DA SHU,
WO
MEN
BU YUE



且安 著

QIEAN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叔, 我们不约 / 且安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27-4

I. ①大… II. ①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9045 号

书 名	大叔, 我们不约
作 者	且 安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 火 工 作 室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黄 欢 顾书绮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227-4
定 价	2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第一章 好久不见，小叔 ////////// 001
- 第二章 我最相信的人就是你 ////////// 026
- 第三章 他不爱我 ////////// 048
- 第四章 那个狡黠而欢快的池安安消失了，
是他亲手杀死的 ////////// 064
- 第五章 即使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那爱也会随她入土 ////////// 086

DA SHU, WOMEN
BU YUE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第六章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 // // // // 109
- 第七章 故人归来 // // // // // 132
- 第八章 水到渠成 // // // // // 155
- 第九章 世间最重要的事 // // // // // 178
- 第十章 我给你的爱，够不够填补你的痛 // // // // // 197
- 第十一章 原来如此 // // // // // 222
- 第十二章 你在这里，这是最重要的 // // // // // 251
- 番外 一封致陆太太的信 // // // // // 278
- 后 记 // // // // // 281

DA SHU, WO MEN
BU YUE

大叔，
我
们

不约



第一章

好久不见，小叔

DA SHU, WO MEN
BU YUE



车开到慈善晚宴现场时，时间尚早，Nicole 便带着池安安到处寒暄。

出国六年，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些乡音让她既激动却又有些不习惯。

当晚的慈善拍卖声势浩大，邀请了不少名流、明星。对于刚在 S 市成立艺术工作室不久的 Nicole 和池安安来说，当然是个很不错的社交场合。不过池安安对社交这种事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全权交由 Nicole 做主。

Nicole 身材高大匀称，虽然黑发浓眉，却有一双水蓝的瞳仁，标准的中西合璧，从长相到个性都像块磁铁，能把周围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他同样是学画出身，却走了艺术经纪方向。认识池安安之前，他已经和朋友经营着一家画廊。卖画买画他是个中好手，要不然以池安安的资历，又如何能作为捐赠人跻身如此大型的慈善拍卖。

池安安今日出席，虽是公关需要，但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

慈善晚会开始后一个多小时，池安安邻桌空位的主人才带着女伴姗姗来迟。

男人还没坐定，台上主拍人说的话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接下来的一件拍品，是由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毕业的青年画家——池安安小姐捐赠的油画作品——《岩石》。”

打开手边的拍品册，男人薄唇抿起，眉头微蹙，他叫来侍应：“帮我打听一下，这位叫池安安的画家今天是否在现场。”

由于在池安安回国前，Nicole 就开始在高端杂志上给池安安增加曝光率，再加上主拍人口才一流，这幅画并未遭受冷遇，但价格却也始终没

太大起色。Nicole 正担心拍卖价要卡在七万的关口，前排桌上却突然传来一道低沉而清晰的声音，把价格一下抬到了高点。

池安安心下一惊，立即循声望去，正对上邻桌陆岩的视线，聚光灯打在男人举着号牌的手上，一并照亮了他的面容。他的薄唇一如既往地抿着，眉头紧拧，一副不赞同的神情。池安安弯了唇角，错开视线，偏头对 Nicole 笑道：“我没说错吧，拍卖价你不用担心。”

那一幅名叫《岩石》的油画，自然拍得了一个好价钱。池安安和 Nicole 干杯后，便独自走出会场到外头的观景台透气。

八月一过，S 市便已开始转凉。池安安在露台待了没一会儿，就冷得抱着手臂有点儿哆嗦了。这天气，她穿个大露背容易吗。

正腹诽着，一件厚实的西装就披到她身上。池安安侧头，就见陆岩在她身边站定。男人高鼻深目，走到哪里都很养眼。他此刻垂眉打量她，和从前一样，绷着张脸。池安安于是咧嘴一笑，扬起眉毛：“好久不见，小叔。”

这称呼不出意外，让男人的眉头锁起。

也是，论陆叔和池老爷子的交情，池安安该喊这声“小叔”。可从前她是怎么也不肯叫的，只陆岩陆岩这么喊，毫无忌讳。

“我今天这一身，怎么样？”见他不说话，池安安便加了一句。

怎么样？烟熏、红唇、眼线斜挑，V 字露背礼服一直延伸到腰的位置，都放肆到这个份儿上了，她还挺得意。

“把你脸上那些鬼画符给我洗了。”陆岩撇下话来，转身要走。

池安安心疾眼快，拉住他的袖口，试探性地问：“生气了？”

陆岩不回答，视线落在池安安拉着他袖口的手上，池安安只得一根根地松开手指头。他长腿迈开，池安安忙不迭地裹紧西装跟在他后头。

“Nicola 说工作室出了点问题，所以我才提前回国，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池安安还没解释完，陆岩已经停下脚步，害她差点儿一头撞上去。

她收住步子，只听得凉丝丝的声音一字字落在头顶：“洗干净了，再

和我说话。”

池安安立马垂下头，可脸上却是窃笑。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清脆动听的女声：“陆岩。”

池安安刚抬起头，就见体态婀娜的不知名女子款款而来，很是顺手地勾住了陆岩：“你还有事吗？我等会儿有下一场，没事儿我们提前走？”

该不知名女子不知有意无意，全然把一旁的池安安当作空气。池安安这回的笑是摆在脸上了，她看向陆岩：“果然有日子没见，换新面孔了？我还以为会是陈瑄姐。”

池安安刻意强调陈瑄的名字，陆岩不由得拧起了眉，一旁的女子侧目看向池安安，略有不满地开口道：“这位小姐，你是……”

“我不是。您要走自便，不过别忘了付晚宴的拍款，小叔。”池安安狠狠念出最后两个字，便扭头要走。

“你这个样子打算去哪儿？”

陆岩的声音压得很沉，可池安安却丝毫没放在心上似的，扯下身上陆岩的西装拎在手里头，背对着他潇洒地挥挥手，说完“不劳您费心”，就头也不回地迈着步子离开了。

挽着陆岩的梁桐明显感觉到身边骤然低下来的气压，她试探性地开口：“陆岩，我们……”

“梁小姐，抱歉，请你先回。”陆岩语气礼貌，却是不由分说。梁桐臂弯一空，就见他大步往池安安的方向追去。

池安安吃了好几年高蛋白洋食物，比出国前长高了点，又踩着高跟鞋，大步流星地就往前走，可还没走到宴会厅门口就被陆岩拽住了手腕。她看向他的瞬间，他已经将她拉到自己身侧，拖着往外头走。

“陆岩，你干什么？”池安安瞪他，妄图挣开，可陆岩拽得死死的，她终究只是徒劳。

池安安又嚷嚷了几声，男人却始终一言不发，直到把她塞进车内。

车门被大力关上，隔绝了外头的世界。陆岩遣走司机，自己坐在驾驶座上，车钥匙一旋，然后终于发话：“不吵了？”

池安安垂眉，噤着嘴不说话。

“把安全带系上。”

池安安坐在那儿无动于衷，显然是对此无声的抗议。陆岩于是侧过身来，池安安感觉他的靠近，不由自主地绷紧了身体，男人却只是拉过了安全带，低头给她扣上。她小心翼翼地侧目，注意到他长而翘的睫毛，一扇一扇地把她的呼吸都扇得乱七八糟。

和他，还真是久违了。

直到陆岩踩下油门，车大马力加速，池安安才放松下来。她转过脑袋看着窗外，她出去那么些年，从18岁长到了24岁，陆岩也已经是三十好几的年纪了，可他这脾气啊，还真是一点没变。他永远不在嘴上赌气，但你要是惹他不高兴，他也绝不会让你开心。

陆岩不常生池安安的气，但他真生气的时候，池安安总是很害怕的，不是怕他责骂她，而是怕他不理她。她初中的时候，央求他很久，才让他同意带她去游乐园。结果她指使他去买雪糕，自己则跑到别处去了。陆岩找了她很久，却见她坐在旋转木马上撒欢。

雪糕后来自然是没有吃上，她前脚下了旋转木马，后脚就被陆岩拎出了游乐园。送她回家的路上，他冷着脸一句话也没说。她从解释到道歉再到求饶，他就是抿着嘴不吐半个字。最后直到她哭得稀里哗啦话都说不明白了，他才松口，说了句：“池安安，你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她啊，最不想让他省心。她怕他省了心，渐渐地，也就忘了她。

爱情能让一个人多卑微？她想，即便卑微到尘埃里，那都是甘之如饴的。

池安安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车窗上画圈，霓虹灯的灯光仿佛就在她指尖



尖上。

她18岁那年，是他亲自把她送出国的，之后发生的事太多，她的心境又怎么能和从前一样呢？

她那几年里过得流离失所，嗜酒成性，这些都是他不知道的。

如今她能这么好端端地站到他面前而不是横尸在巴黎街头，已经很不容易了。

沉默间，车已经到达了目的地。陆岩的公寓还是原来的那间，在顶层。

“下车。”

陆岩打开副驾驶座的门，池安安拍眼，见男人板着一张脸站在车门边，可衬衫最上面的纽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他扯开，领带也松着。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惹他不开心了。

可池安安依旧犟着脾气不动，陆岩也不催，两人就这么僵持着。最后池安安没了意思，终究迈腿下车，跟着陆岩进了电梯。

陆岩的公寓还是老样子，装修简洁现代，整理得干干净净。这里还真是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好的不好的都有。

进屋，池安安不等陆岩开口，就找到屋里电话，拿起来就拨了一串号码，那头很快就接起。

“Nicole，是我，Chi。刚遇见个朋友就先出来了，手包没拿。我现在在××路君御苑9号楼，你宴会结束后，能过来接我吗？”她并没用法语，而是说的中文，没说多久便挂了电话。

“小叔，你还有45分钟。”池安安扭头，微笑着开口，眼神近乎挑衅。她含笑，眉宇间的妆和神情都让他陌生。

陆岩竟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一如这两年和她通话时一样，越来越感觉陌生。

或许，真的是因为江哲？

“不说话？哦，忘了，我还画着鬼画符，你不和我说话的。”池安安

摊手，“那借你这儿洗个澡。”

池安安留给陆岩一个大露背，熟门熟路就往浴室走去。

陆岩站在原地，微微眯起眼，她还真是长本事了。

池安安扯下身上的礼服，将长发放了下来。黑发过胸，发梢微微卷起。她头发原来要长得多，只是三年前那一剪，现在能有这个长度已经不错了。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原先略带婴儿肥的脸颊如今消瘦许多，下巴尖尖的，正红的唇色，更添了妖气。她想起陆岩的臭脸，低低地笑了。

放了水，打开柜子，里头清一色男人的东西，卸妆油自然没有，于是她只能拿洁面乳凑合着用，洗了几遍才干净。

冲澡的时候，池安安不禁想起自己第一次住在这间公寓里的场景，历历在目。

那是高二的暑假，素描老师带着包括她和好友宋暖在内的几个学生去武夷山写生。写生当天跑了很多地方，大家都很累，宋暖突然不太舒服，池安安就扶着她。山上一阵风一阵雨，地上湿，宋暖脚下一软，两人都滑了一跤。宋暖倒没事，池安安却扭了脚。

老师把她送到医院，要池安安联系家长。她怕父母晓得了再不让她出门，就打给陆岩求救。陆岩当晚就赶来了，进门的时候，池安安弯着背低着头，缩在角落的沙发上，可怜巴巴的不敢吭声。她记得他当时对她说：“池安安，你可真行。”

但他还是将她打横抱了起来，两人连夜赶回S市，他把她带回了这间公寓。

到S市时已经过了午夜。助理在机场接了两人，帮忙提了东西回公寓后，便离开了。于是，偌大的公寓就只剩陆岩和她两个人。

池安安在此之前来过他公寓几次，但这么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状况，还是头一回，虽然那时候的池安安在陆岩眼里还真算不得是个女人。可当

时她还是莫名地有些局促，自打坐下来后就抄起沙发上的靠枕抱在怀里，也不吱声，变得出奇地安静。

她记得那天陆岩给她倒了杯冷水，递到她面前，她还未抬手接过，肚子就先咕噜噜地叫出了声。于是陆岩就往开放式厨房走去，叫她先去洗澡换身衣服，再来吃饭。

她还讶异他什么时候学会了煮饭，却又因为“洗澡”两字犯了难。她虽然不是外伤，但碰了水必定又要重新包扎了，垂眉正在想“洗澡”这件技术活该怎么解决，头顶却传来低沉的声音：“腿伸直了。”

她下意识地照做，陆岩半跪在她脚边，用保鲜膜裹在纱布外头，再撕了透明胶将上下两端粘牢。他的力度刚好，手指碰到她的皮肤，有些痒痒的，又暖暖的。她那刻紧紧盯着他的手，那双温暖的，让她无比安心的手。

他这么好，她怎么舍弃得了。除了喜欢他，更喜欢他，那时的池安安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后来陆岩煮了汤面，池安安吃得满足。吃完还两手支着脑袋一眨不眨地看他，只因他秀色可餐。

陆岩大概也是习惯了这样的目光，依旧不急不缓，专心吃饭，等吃完了，才抬手取了餐巾，擦了嘴，抬眼问她：“看够了？”

她当时嘻嘻地笑，回问：“陆岩，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要怎么报答你呀？”

“你省省吧。”他说完，便起身收拾碗筷。她立刻从椅子上下来，过去拉住陆岩，他已经启动了洗碗机。

她牵着他回到餐桌边，又拽着他的袖子让他坐下。陆岩倒顺随，依了她坐下，抬眉瞅着她却似乎是看好戏的样子，她跳到他后头，抬手给他捶起肩来。他身体微动，似是要转头，她立刻按住他，叫他别动。

她一会儿捶一会儿揉一会儿捏的，陆岩倒真不动了。她卖力地捶捶敲敲了十多分钟，直到手臂酸了才作罢。

她从背后环住他，下巴搁在他肩膀上，问他：“舒服吧？”

他顿了顿，却将她环着自己的手拨开，嗓音沉沉地说：“该睡了，客房给你整理好了。”

她还没反应过来，怀抱便已经空了，只留给她一个背影。

那个背影让此刻的池安安有些闷闷的。她呀，总是猜不透他。

从浴室出来的池安安穿着陆岩的长袖上衣，宽大的衣服一直垂到她大腿根，下面一双修长的腿。她的头发吹得半干，垂在肩侧，比起以前，人似乎是真的消瘦了，衣服在她身上显得空落落的。卸了妆，她面容的秀丽才展现出来。

陆岩依旧穿着西装，端坐在沙发上，不怒自威。只是池安安不很在意，到厨房倒了杯凉水才慢悠悠地走回来，一双长腿就这么在男人眼前晃来晃去。

等池安安终于在一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来，陆岩才开口：“什么时候回来的？”

“三天前。”

“工作室？”

“挺好。”

池安安简短至极的回答不由得让男人眯起眼睛，他抬手拿走池安安在手里把玩的水杯，放到桌上时发不出了不小的声响。

“开工作室、回国，这些事，你觉得没有告诉我的必要吗？”

池安安没回答，反而用手肘顶着沙发背，侧身支着脑袋看向他，语气很是随意：“你今天怎么没带陈瑄去？还是，换女朋友了？”

“池安安。”陆岩声音里的冷意此刻更加明显，池安安习惯性地瑟缩了一下。

气氛陷入僵持，电话铃声恰好响起，池安安立刻起身去接，果然是Nicole，说他已经到楼下了。

“Nicole 到了，我就先走了。画廊和工作室的地址我改天发给你，陆宅我也会尽快去拜访。”池安安甩下一串儿话，拔腿就走。

陆岩依旧坐在原来的位子上，看着她的背影，说：“池安安，是惹我生气很有意思，还是，你在生我的气？”

她的脚步顿住，偏过头，笑容灿烂：“哪会啊，小叔？都是陈年旧事了。何况，你交什么女朋友，过什么生活，要结婚要成家，都是你的权力你的事，我明白。你看，我都成年挺久了，能处理好。你忙，我一直打扰多不好。”

他忙，她不想打扰了？陆岩觉得这借口简直可笑至极。

陆岩的冷笑声听在池安安耳朵里很不是滋味，她收起笑容，背对着他，说了最后一句：

“陆岩，是你不要我的。”

坐进 Nicola 车里，池安安就听他难得地吹了声口哨：“Chi，楼上是你的什么朋友？”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还光着的一双长腿，顺手就扯了 Nicole 放在后座的西装来盖住：“你想多了。”

“你这个行为，用中国话来说叫什么来着？”Nicole 思索了一会儿，用中文说道，“想起来了，欲盖弥彰！”

“早知道你中文水平进步了会调侃我，就不该教你，白眼狼。”说着她给了 Nicole 一个白眼。

“送你回酒店？”

“妆也卸了，穿成这样，还能去哪儿？”池安安从后座拿了自己的宴会包，翻出手机瞅了眼时间，十点多，不算太晚。

“虽然我想说你酒店里那个酒吧还不错，但你还是回去睡觉吧。”

“带这么诱惑人的吗？”

“我这不是怕被你‘监护人’扒皮嘛。对了，你回来也没告诉他吧？”

池安安眨了眨眼，避开了问题：“Nicole，放轻松，我是成年人，有自己的打算。”

Nicole 也识趣地不再问：“行，换个话题。你之后有什么打算？不能常住酒店啊。”

车此时缓缓驶出小区，池安安扫了一眼“君御苑”三个铜雕大字，回答：“我看，这个小区不错，适宜人类居住。”

那晚池安安没去酒吧，但自己一个人在酒店房间喝了几杯。她其实并不嗜酒，对于酒精纯粹属于心理依赖。经过这几年的恢复，她已经能控制自如，只是偶尔还是会在晚间喝上两杯，帮助睡眠。

醒来自然已是日上三竿，收拾了一下，池安安就去见理财师。她工作室已经投了不小的一笔钱，而且这还会是长期投入，自然不能马虎。

况且，要是她回来的消息传到自己的亲伯母贾甄的耳朵里，估计又能出点新花样了。

池安安极其不喜欢贾甄，这个女人太会落井下石，池安安差点就毁在她手里。可从某方面而言，她也要谢谢贾甄。多亏了贾甄的贡献，池安安手头里的股份在这几年里升值迅速，分红也年年在涨。加之理财师的帮助，池安安手里还是有不少钱可供调用的。

结束了与理财师的会面，池安安吃了顿简餐就去了工作室。工作室在一年前选址装修，地点毗邻地铁站点，又是著名文化创意区，地方大，租金也相当高。教学区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对外开放，招收学生，而画廊的装修为了达到高级画展的要求，耗时耗力，近期才彻底完工。为了提高画廊的知名度，Nicole 煞费周章终于请来现在欧洲正当红的 Gloria 到画廊办展，池安安提前回国也正是为了这个展览，Gloria 是出了名地挑剔。可有什么办法呢，正常人都难免有些怪癖，更何况是不疯魔不成活的艺术家的。

在画廊确认了进度后，池安安整个下午都在教学区的画室画画。画室中有一些在晚上或双休日供上课使用，另一些对外出租，池安安还没签公

寓的租约，打算最近就在画室练手。

一拿起画笔，对时间也就没了概念，等再抬头，天都已经黑了。而池安安只不过临摹了几张静物。

近来好几周的时间她都没能够画出一幅拿得出手的作品，于是只能练基本功。或许有种感情叫“近乡情更怯”，那些物是人非的担忧以及将来种种不确定的东西无形之中搅乱了她的心境。她虽长大了，可真没强大到波澜不惊的水平。

看着画纸上的光影，她不禁出神，片刻后，回过神来的她扯下画纸，重换一张，开始起稿。人物的轮廓在她指间一点一点地变得清晰，每一条线、每一个角度都是烂熟于心的。这个人，她画了无数遍，细节都是不差分毫。

她在法国的素描老师看过她的画，曾经微笑着问她，画上是你的爱人吗？

她笑，说：“这幅画叫《光》。”

池安安画得很快，也很专心，她第一次画这幅人物素描是17岁那年，她在他公寓里翻到他的相册。陆岩不太爱笑，更不爱拍照，也只有聚会或是什么重要场合要拍合照的时候，他才会站在镜头前。所以那本陆岩的私人相册让她如获至宝。

其中有一张照片，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了池安安又疼痛又美好的记忆。照片里，陆岩穿着白色衬衫，冲着镜头的方向笑得开怀，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乌黑的眸子微微弯起，那视线仿佛能穿透照片，直直把人给抓住。池安安从未见过他这样的笑容，简直一见倾心，当即打了鸡血般地拿起画笔、画纸就画起来。

那时候她的功力还不到家，轮廓虽清晰却画不出那种让她心跳加速的神韵。画完了怎么改都不对，就泄气地伏在桌子上，结果一趴下，没多久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